

福田德三著
金奎光重譯

日本經濟史論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原譯者序文

爾來，我國經濟學界對歷史之研究漸興，此實爲可喜之現象。然關於日本經濟史之研究，其能一貫而有秩序者，則尙未多見，此吾等所以引爲深憾者也。幸而有福田德三先生之 *Die gesellschaftliche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in Japan*. (Münchener Volkswirtschaftliche Studien, Herausgegeben von Lujo Brentano und Walther Lotz. 42 Stück) Stuttgart 1990. J. G. Cotta'sch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G. M. B.H. x. und 190 S. 一書，以補其闕。先生久留於德國，對歐洲諸國經濟史，大有心得，且遊意太利，得涉獵豐富之史料，以其所獲，與日本經濟史相校，因闡明各國經濟生活發展之徑路相等，且於社會及經濟上同一條件之下，必喚起同一制度之原理。先生以在

德國，關於日本經濟史料之利用，因不得其便，然其所判斷者，則甚扼要，殊不亞於豐富史料堆積中之論議。【「氏」之起源，探索於大和民族來住之際所編之一小戰艦隊，此爲先生獨立思索之推斷（參看本書「大和民族的移住日本」）】烏特堅氏，對此有「過於武斷」（Allzu kühn）之嘲笑，然新井白石氏既在其著古史通中論證：『天浮橋中之「天」字讀音爲「阿麻」，卽「海」也，浮是運舟至岸之謂，此所謂天浮橋者，可稱爲連海之戰艦也。』先生在德國未見白石之著書，且此種論說，非當時先生之所能得聞者。先生數年前所試論之推斷，日本篤學之士，尤其法制史家所研究證明者，亦甚不少。【新渡戶氏以東北地方之「割地」爲上古耕地共有制之遺物，先生特指其誤謬，而主張封建時代「新田」耕作之遺制。此先生在本書中所指摘之推斷也（參看本書「莊園變爲知行」），此種推斷，後由內田銀藏氏及中田薰氏，同時證明。】而先生下筆，每以欲避冗長之論，而取簡明之敘述。故評者往往誤解其真意。（L, *Année sociologique* 1900-1901. *Analyses.-organisations*）

on Sociale en général. 欄內 P, P, 342-347. 的批評及 Rivista Italiana di Sociologia. Anno V, Fasc. 11. (1901) 的 G. B. De Marlini 的批評亦然。)雖然如此，如能以慎重態度，熟讀翫味，則通篇大意自能迎刃而解。本書一出，驚動歐洲學界，羅特堅氏亦讚道：『此種科學的著作，出於日本人之筆下，是爲二十年以前所不能想像之事。』本書雖有如此價值，然出版後數年來，尙未普及於我國學界，蓋祇限於德文初稿故也。吾深以爲憾，故年前先生隱居於小田原時，曾致一書，請其邦譯，而先生祇答以『不必多此好事。』當時先生之心事，吾深知之，遂不敢勉強再請。然去年，吾於神戶高等商業學校講授商業史，至日本部分，以本書之梗概，介紹於各學生，學生多希望本書之出版。於是，再商諸先生。先生答曰：『本書尙多有不合我意者，如不十分匡正其誤謬，且參酌新著論文之後，不可公刊。』然以我之不才，本不敢任此，唯以諸生之希望甚切，遂決行時日及事實之調查，且更約以學問上之責任，悉由我負擔，然後方得邦譯之承諾。然如我不才，恐汚其金玉原文，而不能傳達原

著之本意，則獲罪於先生與讀者，知必不免也。

當本書刊行之際，先生不惜貴重之時間，詳細翻閱本書原稿，親自執筆而改正不穩當之譯語，指摘誤謬，且特允許利用其所藏之著書，此實不能不深謝我先生者。本書之所以能無甚誤謬而出世，悉賴於此。然尙難保無不備之處，此則譯者當自引咎者也。

吾嘗學於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深受先生懇切之指導與誘掖，故對經濟學上之基礎，乃得自此時。曩所著企業論（福田德三編纂經濟學經濟史論叢第一冊，東京同文館發行）與今日之完成本書譯事，實爲先生之賜。且歐行在即，此書亦告完成，此實爲吾可紀之事，於此與吾福田先生暫別之時，能以此書呈諸先生之座右，誠吾最大之光榮也。

明治四十年三月十一日

坂西由藏識於神戶高等商業學校

原著編纂者序論

——千九百年十二月發行羅特則雜誌第一年第十三號揭載日本論——

我常常聽到有教育的亞洲人對於歐洲的意見，使我不能不引起特殊的興趣。他們的講論，往往具有非凡的靈眼。亞洲的文明和我們歐洲的文明不同的地方甚多，而牠比歐洲文明古老得很遠。所以，亞洲人對於以活動突進不遑他顧，爲文明的進步，而自負自強的歐洲人，卻以懷疑的冷靜的態度來批評。他們的論法，多用痛快的反辯，同時包含謙讓的態度，故更覺深刻。去夏，駐柏林中國公使館員李適春君，在窩黑雜誌上發表了拳匪辯護論，讀過這篇文章的人誰都可以看出在那一看似乎純真無邪的文章裏面，包藏着咬也似的深刻的嘲罵。他說拳匪之亂是以保安爲職業的人們所發起的，他們以爲如果鐵路增設，貨物旅

客義於安全，則其職業被爲奪去，於是驅逐把鐵路輸入於中國的歐洲人，以圖其職業的安全。因爲歐洲人離去中國時，鐵路也可以消滅的緣故。他這種論調是別有真意的。我想他的真意是這樣罷。就是你們歐洲人對於義和團，該有滿腔的同情纔行。你們不是常常說嗎？如欲充足欲望，定要求得職業。你們的所謂經濟政策，是以消費者爲着生產者而存在的；拳匪也是一樣，要維持以保安生命財產不安定的狀態爲職業的警吏的生活，不可不存在的。那末，拳匪的所以變其形態而反抗生命財產已得安固的歐洲文明的輸入，豈不是和你們以輸入稅防止外國文明產物侵入的經濟政策，完全同一的主義嗎？

依他的言論看來，拳匪是可滅，而拳匪主義是可永遠存在的。今秋，暹羅的一個親王，由不魯塞爾（Brussels）發布一文，提出法國在暹羅的文明施設的異議，其立論的肉麻，亦不亞於中國公使館員之言論。又最近在某英國新聞上發表的在倫敦的中國公使館員的所論，亦是如此。其他有教育的亞洲人對歐洲人的言論，沒有一個不是這個樣子。

然而，這些都是缺乏其活動與活力的，出於「過審美觀」的言論，這是和歐洲的反動的「頹廢派」(Decadent)一樣的東西。因為頹廢派是特別同情於「過文明」的亞洲人的意味深長的恬淡主義的。反之，在充滿其活動活力的亞洲國民中，有如上深刻的批評的眼光，而且以滿腔的誠意，能認識到我們歐洲的文明優勝於他們，而要把牠採用或模倣，熱心的追求我們的長處的，就是日本人。他們是冷靜而公平的研究西歐文明，所以一面能認識其長處，而他面能敏捷的看破其弊害的所在。

這就是他們不桎梏於吾人的欲脫而不能脫的文明的餘弊，而能自由自在的取其善良，以凌駕吾人而進步的原因。他們能究明歐洲文明的由來，觀察其真相而捨短取長，這一點可作為吾人的親友，同時，漸漸的成為可畏的競爭者。

最近，我得到一個非常聰明的日本的聽講生，福田德三。他是東京的大學講師(Dotzent)，為着要進一步的修養而來遊歐洲的。我在經濟史的講席上，時常看到他的微笑。有

一天，我問他微笑的原故，他便答道，我聽到先生所講的歐洲經濟史論，都和日本的歷史一樣。於是，我囑他把日本的經濟史介紹於歐洲讀者。

而這本書，就在這裏了。——Datokuzo Fukuda, Die gesellschaftliche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in Japan——本書所論，值得注目的甚多，試言其一。

今日所有的文明國民，都領有其原住地以外的土地，日本人亦然。他們大概由亞細亞南部諸島移來，和古代德國民族一樣，在身分最高的主長——即他們所認定的共同祖先的血緣最近的「革士勒喜特」(Geschlecht 民族)——指揮之下，組織「革士勒喜特」團體，侵入日本之地，其定住和德國民族一樣，都從屬於民族團體。而日本皇室地位的確立，亦恰恰和法朗克(Frank) 王的地位，依移住戰爭之結果，由民族團體的最高主長，進爲國王的地位一樣。

然而，皇室受異種文化的影響，喪失其元氣。所謂異種文化——類似於西歐的羅馬文。

化——就是當時比日本優秀的朝鮮及中國文化。跟着這種文化，佛教亦傳來，日本的皇室及上流社會的人士，都心醉於新的宗教，這好像墨羅溫王朝（Merovingian）之於基督教一樣。而這優秀的文化侵漸於日本的結果是不同於法朗克王國接觸羅馬文化的狀態。皇室雖臻於文明之域，然流於文弱，於是家臣（Hausmeier）替代其地位而掌握其實權。日本皇室的家臣，並不是庇賓（Pippin），也不是卡爾·馬忒爾（Karl Martell），乃是藤原氏。然而藤原氏掌握實權之後，亦流於文弱，類似於卡爾大王之子。

佛教勢力的增進，特別的引起興味。信仰心較深的天皇，喜捨於佛寺的頗多，上流社會的人們，亦倣此例，寺院遂成爲最大地主，這也類似於歐洲的教會。於是欲防止這種傾向，嚴禁喜捨於寺院，但這種禁制，終沒有何等效力。與歐洲中世的皇帝一樣的日本白河法皇，曾歎道：『天下不從朕意者，祇有山法師，雙六采和鴨川之水而已。』

在西歐史上，法朗克王國崩壞之後，產生了封建制度，日本也是一樣，中央權力的正當

的獨裁政治，僅僅在名義上認定皇室的最高權力，而地方的國司爲領主而至於獨立。由是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和思想，概如吾人在歐洲史上所知道的一樣。對於文化高深的朝鮮及中國的戰役，亦和西歐十字軍之東征意大利及東部諸國一樣，從來完全未開的日本戰士，親身接觸於高尚精緻的文明而歸國。

在歐洲的封建國家被崩壞的時候，日本也是專制的警察國家起而代之，地方領主中最有力而且最富於知能的德川氏，遂爲將軍，外觀上尙維持封建的形式而使諸大名從屬，所有國民生活的微細的事情，也一無遺漏的干涉，把其支配權普及於全國，這是圖多耳（Tudor）家，黎塞留（Richelieu）及路易十四世（Louis XIV），或者十八世紀的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大侯等所值得羨望的了。這樣，和經濟現象相伴而來的「重商主義」（*Mer-kantilssystem*）是多麼的秩序整然的實行！於是，實行鎖國主義，而呈現二百年以上日本經濟及社會生活的特色。這鎖國的結果，雖開了日本經濟及社會上進步之花，然其成功，即

是其崩壞的原因。即其所利用之器官，自行解體了。日本的「貴族」(Yunker)階級的「武士」亦然。到了專制警察國家拔去了封建制度的精神之後，其地位漸形危險，遂從他們及國學者中，產生了和十八世紀法國革命的先驅者一類的破壞的分子。而欲實現這破壞作用，祇有外來的打擊，瀕死的警察國家，遂終於倒壞。英國的克倫威爾(Cromwell)的「名譽革命」，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和一八四八年的德國，我們所曾看過的事實，日本在一八六七年纔實現，於是開了近世的立憲國家之端緒。

日本的皇室，於過去一千年來，祇遵守最高神官的職分，而完全離開了政治，這誠然是日本的皇室能維持世界最古的正統王朝地位的原因。蓋日本的許多將軍家，相踵而掌握其政權，又相踵而失去。數百年間戰亂相交起，而皇室能超然不參於政治界的表面，皇統猶連綿而無所窮極。一八六七年最高支配權復歸於皇室，日本亦取範於歐洲諸國，實行其國家組織之改革。

如上所說，日本的社會及經濟的一般的進化，和歐洲的史的發展，同其趣向，即其各個的現象亦然。例如從家屬共產體進到家族，更進而達到個人的發展徑路，且所有權及相續權之發展也是一樣。對這種可驚的一致點，我並不要加以某種斷案的，祇是對於今日還重視社會及經濟上的人種的影響的論者，可以提供這些論究的結果。在歐洲史上，常常主張雅里安人種或古代德國民族的特殊現象的人們，今日在許多異種族間，亦可以看到這種現象，所以，終於不能不把牠看做在一定條件之下所發生的人類進化的一般的現象了。

這種攷究的結果，實際上很是重要。福田君是不但知道日本的生產條件，並能通曉歐洲的生產條件，他論斥近世日本工業的競爭能力在其「低廉的勞働」的謬說，而說明許多歐洲人在工業界懼怕「由東亞競爭而來的危險」，是不過一種妄想。他曾在日本著一書（勞働經濟論，明治三十二年東京同文館發行——譯者）評論日本勞働者，其勞働功程，劣弱於歐洲勞働者的事實。他以爲工資的低廉，使日本勞働者虛弱其身體，而減少其勞

働の力量，所以日本將來的危險在此，若要增進日本國民的生產力，不能不首先改善其勞働條件。所以還在低度發展階段的東亞諸國民，是決不會招來吾人社會的危險。但在他們中，今日獨有生存力量的，就是其發展徑路完全和吾人歷史同樣的日本國民，並且在東亞國民中，真正的能夠和我們競爭的，也不能不以為其經濟及社會的發展，類似我們或凌駕我們的日本國民。

果然如此，我們在經濟上及社會上不停進步的範圍內，對於所謂「黃禍」不必抱着畏懼之念是更可明瞭的。

路堯·布棱塔諾(Lujo Brentano)於閔行(München)

原著者書簡

一再惠書，均敬悉。日本經濟史論邦譯一事欣幸之至，然此書之克成，迺由於恩師之勸誘，故僅以之爲異日研究之目錄耳。當時參考材料，祇限於竹越氏之二千五百年史及文部省之日本歷史英譯等數本，故不得已取材於閔行王立圖書館所藏關係於日本之歐文書籍，以成初稿，然不滿意處甚多，幾於擱筆者數次，幸同學某氏攜有古事記及其他二三邦書，遂懇請借用，同時賴其厚意，再得有賀氏之一二著書。於是始奮發勇氣，以衰弱之軀，再爲課業以外並無若何素養之日本歷史之研究（關於日本歷史，除於小學時學習外，所得窺之日本歷史學者之講義，祇故橫井教授之日本商業史已，至斯界之耆宿，亦未嘗面接），然甚有害於健康，因師友懇切之勸告，往奧國的羅爾（Tyroe）山中，以避德國峻烈之風霜，不

得已而拋棄經濟史論之稿件，更廢止一切學業而專事養病。此時會託本國友人，請其寄送二三書籍，然朋輩中，殊乏史學攻究者，故所期之書，多不得到。以病軀再向稿件，徒增苦惱，於是斷然以廢稿之決心，告之恩師，師竟以熱誠之言爲我鼓舞，且介紹逢博士(Doktor Bonn)及申亥麥(Schönheimer)兩氏(當時“Habilitations Arbeit”起稿之中兩氏，今皆闕行大學之講師)，使相與研究，而師則時時予以鼓勵，每成一章時，輒招吾於其前朗誦之，而加以批評或指正。夏日，更以烏爾姆湖畔之別墅居吾，使爲其久留之家客，對於著述之要點，則朝夕交換談論。如此完成之稿件，再行全篇校閱，而印刷校正之事，亦專賴於吾師(吾以留學關係，脫稿後展轉於法意諸國)，故此書之成，實吾恩師之力也。此書能以德語刊行，已非吾個人能事，而况邦譯乎。來意再三辭退，實非出於謙遜，深望諒察。吾所希望者，以此書爲基礎，再加以研究，如有所得，則刊行於世，使報吾師諄諄之誨導於萬一已。然來諭以爲此等研究殊不容易，且謂譯出此書以得本邦諸賢之教，亦爲補助自己研究之機會，於是不敢以

讓陋固辭，同意於翻譯公刊之雅意，然敢以學兄擔任一切邦譯之責任爲條件。尙望邦譯一出，卽得專門史家之叱正，如河上肇君「雖憤於凌罵，然幸有所得」一語，是則本書邦譯之唯一利益，至其他，則於人於己，無若何奢望矣。

謹以此意，拜祝出版之成功。學兄以忙於留學發程準備之身，因此而費多大之勞力與時間，且匡正關於時處之謬誤，而努力補其不備，且省其贅冗，對此隆情，並以喻其謝意，祇自愧而已。此覆，不宣。

二月十四日 福田德三於千駄谷三素書房